

中国古代公案传奇小说

施公案

（清）佚名 著 苏予 校注

中



金盾出版社

施 公 案

（中）

佚名著
苏子校注

金 盾 出 版 社

第一一一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扶保贤臣

话说计全同施孝来至八里桥铺门口外，但见人山人海，如上庙的一般，见天霸也在高处立着观看，叫声：“老兄弟，这是为什么？”黄天霸说：“你先见了大人，回头再说罢。”计全同施孝进铺门，走上上房，见了请安行礼毕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关太哪去了？”贤臣说：“关太在铺门口与人争斗了半天咧，不分胜败。你也看一看去。”计全翻身出上房，走到铺门口外，见围着一遭人。用手分开众人，挤将进去留神一看，连忙说道：“关爷别动手，是自己一家人，怎么打起来了？”小西住手。那人回头一看，认得计全，连忙紧走几步说：“多年没见了，如今现在哪里？作什么勾当？”计全说：“说起来话长，且到铺中，有话再讲。”说罢，又望瞧看的人众讲话说：“列位散了罢，一家人拌嘴，也没什么瞧头。若不散我就说别的了。”

众人闻听，除了本铺中吃饭打尖的，余者剩下的俱各散去。黄天霸也来到跟前。计全用手指着天霸，望那人讲话说：“老弟你怎么不认这位黄爷吗？”那人说：“小弟总在南边，当时到了此处，又搭着小弟眼拙，竟有些难认了。”计全说：“拿耳朵来，我告诉你。”那人附耳到计全的嘴边。计全说：“他是你师傅的儿子，名叫黄天霸，四霸天中的第一霸。十五岁出马为绿林，后来改邪归正。现跟着总漕施大人，新近引见万岁，封他巡漕副将。只因大人私访，改扮作经商客官行景，我在后边有点公干，这才来到。方才与你争斗的姓关名太，别字小西，也是跟随总漕大人，官封巡漕参将。劣兄先在直隶一带，后也洗手归了正咧！因在头郑州遇见天霸，多承他引见，跟随大人进

京。如今又往淮关去，催趲粮船，沿路访拿赃官污吏，霸道强梁。不知老弟因何来到这里？如今意欲何往？”那人低声说：“我在南边专走水路。所作之事，难道老哥不知道吗？去年冬天有点积蓄，尽都输净。这如今河路开通，来到这边，想作些营生。因打尖，就斗起闲气来了。谁知又遇恩师之子？要不是老哥说破，一家不认的一家咧！”那人拉住天霸亲热了亲热。计全说：“黄老弟，不认的这位么？此处人多也不必细讲，等你见过了大人，路上再讲罢。”二人齐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计全叫小西也与那人拉了拉手儿和解了，这才一同进铺。

计全先到施公身旁，附耳说了句话。忠良心里这才明白，点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先不用见我。你同他与施孝大家用饭。”计全答应，那人与施孝回到那张桌上，一齐坐下。饭铺里掌柜的上前开言说：“大太爷你的银子、行李，全都交代明白。其错全是我们伙计错。那个嘴巴算是他白挨了，但愿你们爷们无事也就罢了。”说罢拱手而去。但说众人两桌上，俱各将饭用完，算明饭账。贤臣把施孝叫到跟前附耳说：“把你骑来的马留下。你雇一个牲口赶到前途，告诉施安等：叫他们路途之中别延误，准在天津等候本院。快去罢！”施孝答应，雇驴前去不表。

且说天霸打开行李，拿出衣服来给那人更换衣服已毕，然后请贤臣出铺，服侍贤臣上马，又将行李搭在马上，叫那人骑上。大家都都搬鞍上马。计全紧靠施公的坐骑，关小西在马上拉着驮子，离了八里桥，竟往东奔。贤臣在前，众人围随在后。计全马上躬身，低声口尊：“大人，那个人家住江南常州宜兴县，跟随黄三太学习武艺，因为绿林之中人多，故此在水路单身独行，自作营运。提起来此人本领不小，手使双拐，拐上带着枪钩，无人敢挡，水内能睁眼看人。如有仕官行台、买卖客商一切船只，专使枪拐凿漏船底，劫夺金银。在水内能住三日三夜，饿了活吞生鱼，因此外号叫作鱼鹰子，本名叫何路通。就是旱路上，拐枪钩也能抵挡四五十人。大人今往淮关，常住水路之中，难保无事。若依小的愚见，不如收他一同前去。”施公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就依你的主意，何不与他当面讲明此事？”计全点

头答应，带笑连忙勒马，让过施公去，扭项望着何路通带笑开言道：“劣兄有句心腹话告诉贤弟：为人须习正道，世上百艺俱能养人。想你我幼年之间，不务正业，打劫为生，空混了半生，年纪都不小了，须当想个养老的主意，才能保得住，收个结果。你瞧哪一个挣下房屋土地咧？一辈子不落人手，这就算头等的光棍。谁能像黄三爷硬劫当今圣驾，成此名就，洗手不干咧！又养了个好儿子，十五岁上就出去露面，四霸天中数第一，江湖尽晓。难为他去邪归正，挣了个副将前程，年才二十余岁，又搭着他那一身武艺，又有施老爷提拔，何愁不高升？我如今跟着他吃碗闲饭，冻不着，饿不着，我就算知足。像贤弟，依我的拙见，何不跟着大人南巡？路上但能立一两件功劳，大人回京时见驾面圣，只要当今圣主一喜，你的功名有份，强似一生落个贼名。不是愚兄小看老弟，你未必能到金镖黄三太、红旗李八太爷那等分上。把这个事你得看破，难道你就不是江湖中人么？但只一件，如今的时事又与我年轻的时候光景改变了好些个。怎么说呢？你我也老了，王法也紧了，这时候想不出个收场结果来，也就难为了一世男子。我说这个话是与不是，老弟自己酌量而行。”那人闻听计全之话，回道：“老哥不忘旧日交情，才领小弟正道上行。多承老哥指教，小弟情愿跟随大人南巡，烦老哥回复大人去罢。你说我不为保举升官，但愿饱食暖衣，到老善终就足了意咧。”计全答应，前来回禀大人，就把那人情愿跟随的话，回了一遍。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，一同催马东行。

忽听行路之人说道：“明日里江寺庙热闹非常，各处之人烧香，贤愚不等。你我进香是善士，内中就有趁势作恶的。”

贤臣马上闻此话，腹内说：“久闻此庙热闹，招聚凶徒匪类。再者，又有船只来往，是五方杂地，其中必有凶徒恶棍，倾害庄村黎民。何不去暗访？”忠良想罢开言说：“众位伙计，你我去到里江寺附近左右，寻找个房子住一夜，明早进香还愿。”

主仆催马前行，直奔里江寺走。走不多时，忽见前面人马车辆往来，行人不断，独有一人在路口站着不动。是什么缘故呢？前已表

过，贤臣先教小西前去在里江寺附近庄村找房，将房找妥，在三岔路口等候。每逢这里江寺开庙的时节，各处的人俱来进香还愿。这座圣母庙叫作护国佑民宁河保运观，有船来往，再无不来进香的。人烟凑集，甚是热闹，房屋店口不好找。可巧离庙不远，有座小乡村，名叫杏花村，属通州管。

此处有个埋名的财主，姓刘名好善，为人老实忠厚。他家的房屋最多，见里江寺开庙进香的人不少，他就想了个生财之道，腾出些闲房来开店。关小西找到此处，见房屋干净，与他的家童说明，将上房留下。小西将马接好，到三岔路前来等贤臣。

不多时忠良与天霸、计全、何路通俱各来到。贤臣看见小西，开言便道：“你找的房如何？”小西说：“有了。”说罢回身退步，当先引路，登时来到村中。施公在马上举目观看，但见村中夏木荫荫。来到刘家庄仔细看瞧，青堂瓦舍，门楣焕然可观。门前四棵龙爪槐，用架望上托着，树旁黑漆大门。贤臣在马上满面堆欢，说道：“此处最好。”小西拉缰接过鞭来，服侍贤臣下马。众人俱各都下马，派店中搬运行囊不表。

且说贤臣进店，来到上房举目留神，但见芦苇扎棚，正面高悬一匾，上写‘致中和’三字；匾下接着一轴画，原是韩文公走雪图。左右相配一副对联，一边是：“一窗佳景王维画”；下边是：“四座青山杜甫诗。”字画下放着条案。炉瓶三式，放在中间。案边放着四张圈椅，堂中是铺炉子火炕，炕上铺着白毡。客房两间，暗着一间。里间屋一张红桌放着胆瓶^①、帽架。旁边也有两把椅子，蓝布椅垫。靠着南窗一铺大炕，炕上也有一条大毡。老爷看罢，椅子上坐定。天霸高声叫道：“来个人！”但见有年幼的人走进房中，他本是刘家的门童，生来伶俐，连忙带笑说：“若要茶登时就开；洗脸水也温上了。”天霸说：“你把我们的马，叫人拉出去遛遛。天也不早了，即刻收拾饭来，不论什么，只要爽利现成，休得迟误，快去！”店小二答应，连忙走

^① 胆瓶：暖水瓶的俗称。

去。不多时先将茶、洗脸水送来。贤臣与众人净面吃茶。不多时天色已晚，乘上灯烛。店小二进房说：“众位太爷，是一席吃，还是各自用？”贤臣说：“我们是一席用。”又说：“先烫半斤酒来。”店小二答应前去。

贤臣居中，四人陪坐，分为左右。店小二将盅、筷、小菜端来放在桌上，又将蜡烛拿过来放在桌上，这才端酒菜。天霸把壶斟酒，先给贤臣一盅，又将二盅与何路通斟上，口尊：“兄长，担待我小弟愚蒙，当面不识，多有得罪。”何路通连忙说：“不敢不敢，这算贤弟多心，愚兄也跟随大人，更算一家人了。”贤臣点头。天霸又斟三四盅与计全、小西，然后自己斟上一盅。大家把杯饮酒。店小二端上菜来，放在桌上，恰好俱都爽口。鱼鹰子又斟三四盅酒，奉敬贤臣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八里桥饭铺之中，多惊钦差爷驾，望乞宽容。”忠良接杯，带笑开言：“四位壮士听我告诉，这一去淮关上任催漕，大家须当努力齐心，帮助施某办事情。差满回京，本院面圣乞奏当今，有功之人一定加封。但能身沾恩宠，封妻荫子，强似身在绿林。”四人一齐点头，说道：“老爷天恩，如同再造。”说罢复又斟酒。大家齐饮，叫店小二添汤添饭。大家饮毕吃饭。用完饭，店小二撤去家伙，擦抹桌案献茶。贤臣擎茶杯开言说道：“此事蹊跷，心中纳闷：明白是处娘娘开庙门，可别的进香人，为什么不住此处？难道有人走漏风声，知道施某是钦差按察，故此不来此处住店？”天霸说：“此处大略无人知晓。离此不远有大店，差不多的都住那里。”好汉言犹未尽，只听店外喊叫，有人口中直骂：“店小二狗娘养的！太爷们来到，你不伺候，看起来豺狼摘爪，吃了你的心！”天霸闻听，心中纳闷：必是来了一伙绿林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二回 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群争店房

话说施公与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讲话，忽听厅外面有人大骂说：“店小二你这狗娘养的！明知太爷们来到，不能早去接驾。”说着要动手来打。店小二急忙跪下说：“太爷息怒，小人叫那上房人躲避就是。”那人说：“快去快去，你叫那香客即时让过上房，否则杀将过去，性命不保。”小二连声答应，抱头鼠窜的去了；不进上房，竟自咕咚跑进内宅客堂，见了主人哽咽不止，放声大哭，正不知所为何事。

且说店主人姓刘名望山，祖居此地，幼读诗书，稍知礼义；娶妻李氏亦能持家。当时见了小二慌张而来，恸哭不止，大家吃惊，连声问道：“是谁难为与你？所因何事，如此悲恸？细细说来，我有主意。”小二见问，拭泪开言说道：“今有五位香客，俱有马匹，让在上房居住，岂不是一件好买卖？却不想去年那伙恶霸，今天晚方才进店。被他一顿吆喝，骂个不了，硬要上房。我以好言答应说：上房早有香客住下。他立时抓住，拳打脚踢，闹个不了，依旧不饶，立时要叫香客让他上房。小人不才，请主人去作主。”刘望山听这一段言词，倒觉作难。且按刘望山之为人，纵有大难之事，自彼处之不甚难；其为人也惯于应酬，巧于机变，奔走趋承，随高就低，因此有个绰号称刘祷告。此时他同小二出了内宅不提。

且说施大人在上房中，虽然不知原委，却是件件听真，心中纳闷。天霸虽亦自沉吟不语。何路通、计全满心不悦。关小西忍耐不住，叫声：“众弟兄们都听见么？天下哪有这等无情无理之事？哪有

这等霸道行凶之人？我关某若不是保着总漕大人，定拿了他送到地方官处，锁押正法，亦不为太过。”言犹未尽，大人坐上带笑开言说：“众位英雄不必如此。事情看冷暖，莫逞一朝之忿，方是远大之谋。”

正议论间，忽见一人走进房门，见了大人打躬行礼。众人都带笑谦让。你道为何？一则康熙年间尚无顶戴之赐；二则大人与天霸诸人，俱是香客打扮。施大人是不知者不怪罪，故店主人一同对平常香客称呼。当时行礼已毕，店主口尊：“列位爷台，小人有一事相商，不知肯容纳否？”施大人故做不知，说是：“有话请讲。”这刘望山本村人，都称他刘祷告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专能弄乖使巧，心苦嘴甜，当时见问，说道：“十方香客爷们，我有一事，甚难出口。值此万不得已，只得前来奉禀，准与不准，但求容申一言。外面来了几个豪气客官，甚是凶恶，不讲礼义。去年香火之间，就住在这店里，俱各骑跨大马，身佩弓箭，好似凶神一般，还是硬要上房。望求爷们开恩，让他一让，小民举家不敢忘恩。”说犹未了，那关小西早止不住，喊叫一声，说是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可气死我了！你快快出去，叫他前来抢夺上房，我关某不怕他三头六臂，定要见个胜败输赢。理有短长，事有先后，天下哪有这样不懂情理的人？这岂不是惹事，出人意外？”店主闻听这般言词，只是发愣，不敢作声，痴呆呆站立一旁。不言店主迟疑不决，再说何路通见了光景，开言说道：“店家，像你这等没主意的，如何办得了事？你再回去细细看他什么模样？姓甚名谁？或者是久闯江湖，闻名振耳，我们就让他上房。他若是无名小姓，凑胆子欺压平民的小辈，你叫他赶紧爬开，莫令老爷动怒，那时节玉石俱焚。快快出去问他。”

且说刘店主，人称祷告，到此时无所祈祷，无门控告，嘴甜也不济事，心苦也无所施。事到其间，只得强忍，思用反间之计，或者脑袋可保，也未可定。只得同小二来到厢房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太爷容禀一声。”那些人正等得着急，见了店主，喊骂不绝，说：“狗娘养的！你有话快快说来。”刘望山口尊：“太爷不要动气。不是小民怠慢，只因那上房住的香客，更加来得凶猛，出言不逊。他叫我问问爷

们姓名，如果是天下驰名的，便可相让；若是声名不重，小民就不敢说了。”只是磕头不语。那人越发着急，举起刀背打到肩上。店主好不疼痛，“哎呀”一声，他见刀举起，只得爬半步说：“小民说是了。”那人喝道：“快快说来！”店主说：“那人言道：若是无名小姓的，休想要住上房，叫你早早溜了为上；若稍迟慢，他便打进房来，碎尸万段，马匹全都留下。这是上房之人说的，小民一句也不敢虚言。”那人听罢，说是：“你且起去，与你无干。你回去说：太爷们本是江湖客，提起名来，天下皆闻。你叫他一步一拜磕上房来，便就无事；不然杀进上房，一刀一个，尽夺他们行囊财物，那时后悔也就迟了。”

店主听罢，急转上房，一句加两句地诉说了一遍。施大人将始末根由思量，说：“此等必是绿林中人。众伙计们不必与他较量，即让了他上房，又便何妨，何须生此闲气。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”小西闻听大人一段言语，说：“我有一计可擒拿此辈，更无他虑。烦计大哥前去跟随店东认他一认，果是江湖有名之人，其中必有认得的，那时便好晋接礼让，不失义气；倘若一位不识，必是无名小辈，土豪下流，那时再拿治罪，也不为迟。”施公闻言说：“此乃两全之计，就烦神眼一往如何？”计全带笑起身，随着店主往外行走不提。

且说店主刘祷告，此时心中一发疑惑，无所区处，想：上房中这伙人的言语，也必不是好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好歹。亏得他们量宽，日后切不可想此外财。正在胡思乱想，一抬头时早听得那个人大骂说：“这忘八羔子！一去又是不来。”正骂时，隐隐似有两人走进房来。店主旁边一闪。后面计全抬头举目，看不真切，猛听一人声音甚是耳熟，忽然想起说道：“那不是公然李五爷么？”李昆闻言忙答道：“你何人，知吾草字？店家再点些灯来。”及时又点一灯。计全已到公然身旁，两下一看。李昆连忙问道：“老仁兄因何至此，这一向可好？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有何贵干，到了此地？”神眼见问，口呼：“贤弟，想咱们哥们自从任邱县内见面，多亏贤弟助咱，拿住了一枝桃。成功之后，扶保大人进京。圣上一见大喜，加封施公升为总漕之任，黄天霸升为副将，小西随漕赴任，却是参将。今日假

满出京，先派人天津理事。施大人扮作商人，暗暗访查事情，今晚寓此店内。却不想与贤弟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贤弟因何到此？”李公然带笑开言说：“愚弟此来，为别人事情。这天津每因粮船一到，必要争帮打仗。愚弟应邀约请，意在助一阵，因此方来。既是施公与众好汉大驾到此，烦仁兄回禀，在下愿求一见，不知如何？”神眼闻听，连道：“好好，贤弟略候半刻，我回去一提，天霸必然出来迎接，就好拜见。”公然连称：“不敢，但求容我拜见，三生有幸。”

神眼回身转入上房，未及开言，天霸忙问道：“看看却是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你料量着是谁人？先猜上一猜。”天霸摇头不知。计全说：“莫要性急，我给你一闷字，看你聪明如何？说起那屋里，闹的却是个神。”天霸猛然省悟说：“莫不是神弹子李爷。”计全笑说：“正是此人。”天霸说：“既是公然，何不同来一见？”计全说：“他有此意，要求拜见大人，与贤弟们一会，因是许久不见，未敢造次，故遣计某前来回禀。”施公闻言说道：“李公然真异人也！自任邱县拿谢虎的时节，合朱光祖助我成功，飘然而去，真是一尘不染。今于此地邂逅相逢，亦为有幸。黄副将理当出去接迎，前来一会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天霸转身出来，说：“李公然李五爷在哪里？”李昆闻言说：“那不是黄老弟兄么？”你看两相趋承，一团说笑，真是同声相应，叙离别渴想之情。公然遂将同伙人一一指出，都与天霸叙礼已毕。二人即转身同进上房，参见大人，说：“言语上冒犯尊颜，伏望包涵为幸。”施公连忙说：“壮士请起，休得太谦。前者拿捉谢虎，多亏壮士助我成功，未当面谢，时刻不忘大德。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”李昆复又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外面还有在下同类之人，共十九个，皆是久仰大人贤德，无由拜谒，不知肯容纳否？”施公开言说道：“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；既与壮士相交，必然也是豪杰，请来一见，便有何妨？”李公然闻言告退出门，招呼朋友，一同进了上房，见了施公一齐跪倒，高叫：“大人在上，我等都不是好人，俱在绿林为响马。今晚得见钦差人大驾，真乃万幸。”大人说：“不必行礼，请坐。”众寇闻听，一齐起身，各按次序归座。天霸又叫鱼鹰子相见，各通姓名，序

了年庚，互相问好。店东在外听得这等称呼，不等吩咐，忙叫小二擦抹桌椅，设摆杯箸，立刻叫人设摆酒席，明灯高烛，不亚如肉山酒海，设摆数桌。众人敬施公首座，然后挨次坐下。众人斟酒让菜，满屋的大说大笑，各吐衷情，尽倾肺腑。正在喧哗之间，猛听外面连连敲门。

话说李五闻听外边敲门，站起口尊：“大人与众位俱莫须动。来者又是江湖中朋友，待我出去看看。”随叫店小二提灯引路，走至大门。小二将门开放。李五观看，说：“那不是七侯贤弟么？”白马李七看见公然，叫手下人一齐下马进店。小二将门关好。公然口呼贤弟说：“这个店中住着钦差施大人和飞镖黄天霸。劣兄方才会过大人，真是礼貌谦恭的封疆。贤弟须要拜见，不得轻慢。”李七开言说：“有理。你我虽在绿林中，最喜忠臣孝子。况有黄老兄弟，犹属令人可敬。”言罢转身往里就走，口呼：“黄老兄弟在哪里？一向别离，未得相逢。李七今日亲来拜望。”天霸闻言，翻身向外迎接，手拉李七，说是：“久违仁兄尊颜，一向可好？今日天遣相逢，何等万幸！你叫众伙计前来一同参见大人，然后叙礼。”李七一声招呼，一字儿排开跪倒在地，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李七等叩头。”大人连忙站起身来，说是：“不敢不敢，本院有何德能敢劳壮士行此大礼？快些请起。黄副将请众位叙坐饮酒。”李七等起身，再与天霸、计全、小西等一一叙礼，各通姓名。依旧让了座位，重整杯盘，再添酒菜，欢呼畅饮。

施大人不知众人之来意，擎杯带笑，口呼：“壮士，施某有一言请教，众位之来意何如？”李昆闻言欠身应道：“老爷不得尽知，请听一言：因为粮船来到天津，各要争帮先交，皆不落后，故此各帮皆有约请的人，预备打仗。我被苏州帮约来。杭州请的白马李七，大约各帮都约下人来，只等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战。句句实话，一字不敢蒙哄。”大人闻听，不知英雄们前来聚会，主何意思？天霸说：“列位请讲明白，即有不妥，大人也不怪。”七侯说：“杭州帮上约会我，苏州请了李公然，如若不来，便是失信于人。来时各站一帮，恐伤兄弟义气，因此约下杏花村相会中，再审区处之计。”施公闻言，连忙说道：“真义士也！从古豪杰不过如此。”李昆说道：“大人过誉。”

施公说道：“某有一言，说来大家商量。到了日期，各执兵刃上船，只是虚张声势。我发文书，调拨人马兵将来助威，威镇河蛮，不须动手。那时出示晓谕各帮。哪个不服，拿他治罪。平安之后，酌为定例，政平人和，永无争帮之患。众英雄代为审量可否？”众人听了，各个称能道善。李七复开言说：“还有一事，未禀大人得知。杭州帮内有位姓侯的，名叫花嘴。生得五短身材，使两根李公拐，闻说他是异人传授。苏州帮内有一北方人，身在绿林，手使一根亚靶枪，身高体大，外人多称他蒋门神。此两个人另宜防备。”大人未及开言，天霸一旁不悦，口称：“仁兄，休道他人武艺，灭却自己的威风。据我看来，不过狐鼠小辈。你们制住船蛮子，莫使混乱了战场；我与关小西专拿此二人。若有疏虞，从重治罪。”施公听罢，暗暗忖度道：“大事成矣！”口称：“众位助我，平定此事，上报国恩，下救多少人命，俱有功德。须尽心力而为之。今日天气将晓，且请自便。”

单表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面。小二收拾了。施公叫：不必算账，赏了一大锭银子。众寇各备能行，奔了大路。天霸吩咐店家：勿得漏泄，恐有大祸。请大人上马，然后众人各跨能行，簇拥着大人前行。计全此一路上笑语闲谈，不觉日色西沉。天霸说：“你们保护大人缓行。”霎时来到公馆门前，天霸与众人下了坐骑。门内挂着灯笼，看不真切，门上的不知是谁，见这个光景，只得站起身来，一齐迎下台阶。天霸说：“你等俱是什么人？”那些人闻问说道：“我等是本处官兵衙役，派了来伺候大人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，这是大人驾到，你等还不跪接，等到何时？”众人闻听一齐纳闷，心内想着：前日大人就来了，就是身有贵恙，并不办事，也不会客。怎么今日又有大人来了？令人测摩不出，只得跪下。只说：“天津的兵丁、差役跪接大人。”磕头站起来。就有人报将进去。顷刻间但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施安、施孝，一齐接出门，好不威严。内外人等眼见总漕大人突如其来，即从天降，各个传宣，说是：“前日来的是假，这才是施大人驾到。”又说施公专好私访，前日不来，必是私访的事。人人害怕，各个担惊，只得坐轿乘马，都奔公馆门前来投手本，一齐禀见。

又有天津盐院德老爷前来拜望。这个老爷虽是钦差长卢盐院，兼管钞关事务，他却与施公在京就相好，原是镶黄旗的包衣满洲，在三山行走，后来升在天津的盐院，听说施公来到，即来探望。门上之人回禀了贤臣，将名帖呈上。老爷吩咐：“余者官员外面待茶，请盐院德老爷、天津镇总兵李老爷相见。”

门上人将话传出，德老爷与总兵往里就走。贤臣往外迎接，二门以里见面，先与盐院拉手，带笑开言说：“早闻贤弟到此，兼管钞关税务，劣兄想来探望，因为奉旨赈济山东，未得其便；如今皇上点我总漕，昨晚方才到此。我正想要去拜贤弟，反劳贵步来看愚兄。”盐院连说不敢。施公说：“请坐。”说着，那边盐院归了客位，总兵次之，须臾茶毕。施公说：“我有一事不明，与贤弟请教：这各省的粮船来到关上，是怎么样的过去？”

德老爷说：“若问粮船到关，如单帮的，立刻开关叫他过去；若是三帮五帮，撞在关上，却又难了。若一开关，他就你抢我夺，榔头杠子，刀枪并举。去年那场就伤人不少，谁敢把他留下不成，只得任他们争斗，胜的在先。然后再开关。”施公听罢，眼望李公说道：“你管辖此处兵将，就该镇压地方，粮船争帮，为何不管？”李总兵见问，躬身曲背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管辖马步兵丁，没有皇上文书，谁敢私动官兵？这粮船争帮一则，前后未有定例。都想先交，早行回程，谁肯落后？其中有这些难处，故历年淹留，未有定例。今年总漕贵驾到此，必有嘉谋，乞酌量万全之策，不易之规。”施公听罢，哼了几声答道：“本院自出京以来，沿途私访，已访知有苏州、杭州两帮，最为刁恶。杭州有个侯花嘴，苏州有个蒋顺，这两处船来还许要争。咱只治服一帮强蛮，余船亦必畏怯，再示以明条，令其遵守，有何不可？”总兵闻言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说的是，下官不才，听凭大人驱使，无不从命。”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虽是闲谈，按理亦如此。”复问道：“每年粮船上坝，亦应有限期？”德爷说：“历年大约中秋以前，全粮船俱交纳已完。八月十五日后粮船要净；如若不净，应该参革有罪。今年天意水浅，重船难行，故来得迟慢。”施公眼望总兵说：

“中秋节后，我要进京。”总兵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说话之间，门上人前来跪倒说：“禀明老爷，今有苏杭粮船来到关上。”施公摆手。再说施公回至庭堂坐下，叫内侍传出话去，余者的官员各自回衙理事。众官闻言，各自散去。只见人来回话，说：“外面有两个姓李的求见。”施公知是白马、公然来到，不由满心欢喜，便唤参将关太出门迎接。关太来到门前，瞧见李昆同七侯笑嘻嘻急趋了数步，携手进了大门，直到上房。二人见施公倒身下拜。施公忙起身拉起二人，带笑开言说：“二位将士，何必行此大礼？快看坐。”二人告罪坐下。

李公然茶罢，曲背开言说：“苏杭船前日虽在店中商议，今至临期，仍请大人示下，我们方才放心”施公说：“苏州帮请的神弹子，杭州是白马七侯。不知二位见过船家没有？”二人道：“见过了，是约定五月十三日，要争胜败。”施公说：“二位的聘礼，必是十三日以前交代，交代之时节，便收下寄放在别处；到了临期，二位各站一船。待本院亲去验船，派下两人虚与二位交战；再派两个人在两位身后拿人。拿住蒋顺、侯练，那些从犯自然懈怠，不思逞强。单等两帮平定，那时本院再定漕规，谁先谁后，永不许争。”即吩咐说：“快来摆酒席伺候。”应役人答应下去，须臾之间，杯盘满桌，酒饭齐备。施公说道：“今日算是个家宴，黄副将、关参将，郭、王两员守备，计全、何路通二位壮士，俱各前来陪二位李壮士；大家痛饮一番，勿得推辞。”众人闻听，一齐告坐。施公居中，众人挨次坐下，欢呼畅饮。施公陪着笑，毫无骄奢，恰如同气一般。是可见：大将用谋不在勇，贤臣折节不轻骄。

且说这一群勇猛之人，各各虎饮狼餐，心中叹服，一齐哈哈大笑，直吃到天交二鼓。李昆合七侯二人告辞，说罢辞出，往外就走。施老爷令天霸等人一齐送出大门。二人自去不表。

再说天霸等人，仍回上房用茶。施老爷开言说：“这神弹子所言，你等须得酌量万全之策才好。不然，我就要多调官兵，以防不测。”不知计全商议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三回 两岸仰瞻施按院 浮桥怒打运粮官

且说计神眼口尊：“大人，不必调用官兵。我有一计，管许擒贼。当令何路通、黄天霸上苏州船擒拿侯练，何贤弟可防其水遁。若在船上，黄贤弟自不让他。关小西同着郭起凤，战那杭州船的蒋顺，大约可以擒拿。不知大人以为何如？”施公点头说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诸位俱各无言，天交三鼓，各去安息不表。

次日清晨，施公起身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到了五月十三月的期。那李七侯神弹子，早把两船上聘礼诳到手中，净预备着动手。这日一早，施公袍褂鲜明，靴帽齐整，众壮士早已装束齐备，伺候两旁。施公说道：“天霸虚战李七侯，何路通擒拿侯花嘴。小西虚敌神弹子，郭起凤要争蒋门神。各要小心奋勇，不得误事。拿住两个头目，镇住余党，别帮自然不敢放肆。”

施公迈步出门，刚往外走，忽见一人翻身跪倒，说：“启禀老爷，外面来了苏杭两帮运粮官叩见，有手本投献。”施公用手一指，内司接过手本来，随吩咐门上人起来，传出去叫他进见。

复至大庭正位话坐，天霸等站立两旁。长随呈上手本，施公看来，却是五个。掀开看时，头一个上写：苏州大帮，重运千总贡士隆、空运千总怀英，叩大人天喜；第二个苏州小帮，重运千总李胜、空运千总叶法，叩大人天喜；第三个是苏州太仓帮，重运沈波安仁、空运陆祥；第四个是杭州头帮，重运张捷、空运李世雄；第五个是杭州临安帮，重运孙安、空运孙如虎，俱有叩喜之字；共千总十名。施老爷看毕一抬头，就有人掀起竹帘。十名运粮官走进庭堂，都是纱马

褂衬着纱袍，头戴纬帽红缨。见了施公一齐跪倒，自己口诵花名。施公说：“平身。”重运、空运分立两旁。施公说：“船到关上这几日，为何今日才来？莫非不重钦差。”这重运五人见事不好，一齐复跪尘埃，口尊：“大人容禀，皆因是淮上见过了总漕，方敢催船前来。听见转牌请出，又点钦差，屡次寻问，听说大人私访未回，因此耽延日期。昨日晚间，方得实信，望大人宽恕。”施公说：“你等既知新点钦差，粮务驻扎天津，船到住时，就该来公馆投下手本才是。粗心玩法，暂记捆打。”五人叩头，谢大人天恩。施公说：“你们船不是随到就过关么？为何故意停留，耽误漕限。”五人齐叩头说：“大人容禀，船到抄关，不能即过，皆因历年没有定例，俱各争先，皆不落后，都想早完早回。谁想就有人包揽，管许争先。因此船到浮桥，每致打仗相争。船到之时，就把揽头聚齐商量。内有侯练、蒋顺，为刁恶首，最难治服。他们早已约定，今年争帮打仗，请大人示下定夺。”

施公带怒手指说：“你们竟是一派胡说！此离北京不远，辇毂之下，就敢如此逞凶？你们这运粮千总应管的何事？”只见五人连连叩头。贤臣又说：“你们先回去，就说本院随后就去查验，明日方许过关去呢！”千总叩头，鼠窜而去。施公随即起身走着，行不多时，到了浮桥。轿夫撑住轿杆。天霸等分立两旁，众兵丁衙役雁子排开。施公闪目留神，但见一带江河粮船密摆，桅杆若麻林一般。单有两只大船在前，直抵浮桥。施公正然细看，忽听一片声喊，不知哪里来的。原来盐院德老爷早有谕帖传到，如施大人来验船，叫关上人役一同伺候，故尔一见施公轿住，众人声扬：“天津关的德老爷家丁人役给大人叩头。”施公带笑说：“又劳你们，回关上去罢，各治其事。”众人答应，复又叩头，方才起去退后不表。

再说重运、空运十名千总，各有私心，早已上了船，各人嘱咐各帮：须要听大人吩咐，要是怪下来，无人敢担。船户亦自面面相觑，揽头微有忿色，亦言不出。你道此弊如何至此？属下人皆是作官当差的，皆知王法，一则揽头最是祸苗，无他不行，有他便是，挑搏逞能，从中取利；二则运粮官亦各愿本帮先交先回，兼有私弊，故意纵